

小说月报2006年精品集

小说月报编辑部 编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说月报 2006 年精品集 / 小说月报编辑部编. 百花文艺出版社
2007. 1

ISBN 7 - 5306 - 4600 - 1

I. 小…

II. 小…

III.

IV. I2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)第 号

开本: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

版次: 2007 年 1 月第 1 版

次印刷

印刷:

字数: 千字 印张:

印次: 2007 年 1 月第 1

印数: 册

ISBN 7 - 5306 - 4600 - 1

定价: 4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小说月报

原创精品集 2006

目录

中篇小说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| 孙惠芬小传 | |
| 5 | 燕子东南飞 | 孙惠芬 |
| | 方方小传 | |
| 69 | 春天来到昙华林 | 方方 |
| | 周伟小传 | |
| 129 | 大马一丈高 | 周伟 |
| | 王跃文小传 | |
| 205 | 我的堂哥 | 王跃文 |
| | 唐镇小传 | |
| 291 | 将军 | 唐镇 |
| | 孙瑜小传 | |
| 339 | 别碰我的床 | 孙瑜 |

小说月报

原创精品集 2006

目录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|--|-----|
| 谈歌小传 | | |
| 413 老乐的执迷不悟 | | 谈 歌 |
| 北北小传 | | |
| 485 右手握拍 | | 北 北 |
| 叶弥小传 | | |
| 543 恨枇杷 | | 叶 弥 |
| 胡西淳小传 | | |
| 617 佛手 | | 胡西淳 |
| 曹征路小传 | | |
| 681 天堂 | | 曹征路 |
| 映川小传 | | |
| 731 我记仇 | | 映 川 |
| 衣向东小传 | | |
| 789 好人大冯 | | 衣向东 |

中
篇
小
说

zhongpianxiaoshuo

中
篇
小
说



孙惠芬小传

孙惠芬,1961年生于辽宁庄河,出版过小说集《孙惠芬的世界》、《伤痛城市》、《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》、《城乡之间》,长篇小说《歇马山庄》、《街与道的宗教》、《上塘书》等。曾获辽宁省政府奖,第三届辽宁省优秀青年作家奖,辽宁省第四届曹雪芹长篇小说奖,第三届中华文学基金会“冯牧文学奖”等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中篇小说

燕子东南飞

孙惠芬

燕子东南飞

两年前的一个夏天,正被一个念头蛊惑,要埋下头来写一部长篇的时候,我意外地获得一次回歇马山庄的机会。歇马山庄,是我虚构的村庄,原本并不存在,我写出“歇马山庄”四个字,是因为据县志记载,在我家乡那个县,有一座历史上有名的山,叫歇马山,因大唐时期一个叫薛李的将军东征高丽人在这里歇过马而得名。“歇马山庄”来自于这座山的名字,可我从不知道,现实的生活中,还真有一个叫歇马村的村庄也来自于这座山的名字。当我听说这个消息,毅然放下正要开始的写作,回了一次歇马山庄。

它叫歇马村,可是我还是愿意把它叫做歇马山庄;我是去一个陌生的地方,可是我还是觉得自己是在回家。因为这里的山山水水跟我虚构的小说世界太像了,村部在一个平场上,是几间瓦房,瓦房四周是一片起伏不平的洼地,上边长满了绿盈盈的庄稼,而洼地四周,是一些落雀一样散建的房屋,

关键是这房屋屋顶瓦脊的表情,与我小说里歇马山庄房屋瓦脊的表情并无二致,有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安静。当然,最最关键的还不是这些,而是在房屋的远处,有一座座孪生兄弟一样高耸的山峰,而这山峰与山峰的夹缝里,坐落着一个偌大的人工水库。我小说中的一个叫庆珠的女孩,就是掉进水库里淹死的。走在这个水库的堤坝上,我有一种在梦境里的幻觉,好像这里是我的前生来世,是我真正的故乡。

陪我走访的是一个叫桂英的女人,村大队长。她人哪儿都是瘦长的,瘦长的脸瘦长的鼻子瘦长的身条,包括笑声,要是有什么话逗她笑起来她会笑得没完没了。就这么瘦长的一个人,却长着一个滚圆的屁股,那屁股不可思议地缀在腰的下边,走起路来仿佛一只球在滚动。她没读过我的小说,可是当我说她很像我小说中的某个人物,那只球滚动得愈发厉害,仿佛像了书里的人物就是像了舞台上的模特,举手投足一下子就有了舞台感。

实际上长期在乡间走门串户,乡野真的就是她的舞台,只不过我的到来,让她更像一个演员而已——陪一个陌生人串来串去,注定要格外引人注目。在那个夏天,她领我串了歇马山庄属下好几个村子的好多人家,在鸡鸭乱飞的院子里,我们出一门进一门。我们漫无目的,却仿佛委以重任,她每到一家,都跟人家说我是作家,是为了写书下来采访的。之所以有耐心跟她走下去,不是因为她的屁股多么好看,那样子也确实好看,我常常萌生上去拍一拍的念头。我是说,一只球在她的屁股上滚动时,另一些球会不经意的从她的嘴里滚出来。那是一些跟每家每户有关的故事。尽管那些故事因为她理解的偏差,从她嘴里滚出来时有些不着边际,比如谁家婆

中篇小说

燕子东南飞

婆要是不给媳妇哄孩子，她会归结为媳妇鼻孔眼儿太大，说这样的女人大多没好命，让你忍不住想笑。但有一个现实是，你笑够了，会不自觉地对那媳妇产生好奇，想看看她的鼻孔眼儿到底有多大。

跟“燕子”老人的相遇，就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。

—

实际上桂英压根就没想领我去看什么“燕子”老人。那是我歇马山庄第三天下午，我们从一个郭姓人家的前门出来，走出屯街，看到后边远远的山坡的另一家时，她突然挡住我，她说：“她家就不稀去吧，太埋汰。”我在乡村长大，再埋汰的人家也见过，我并不在乎。但我没有坚持，之所以没有坚持，是因为我们终归不能把这里的人家统统走遍，有所选择实在正常。可是那天晚上，吃晚饭的时候，她有一搭没一搭说出的一句话让我顿生好奇，她说：“你知道山上那家老太太叫什么名字吗？”

“叫什么？”

“叫燕子。”

“燕子？”一个老人叫燕子，这名字有点怪，于是我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没瘫那会儿，一连好几十年，她天天坐在门口朝东南望，不管冬夏，你要是问她望什么，她就说‘俺望燕子’。她春天望燕子，夏天望燕子，到了秋天冬天还望燕子，村里人就给起了‘燕子’的绰号，她家本姓金，可是提到她家，没有提姓的，都说燕子，就连她儿子，村里人也管他叫燕老大。”

一个乡村女人每天都要坐在家门口朝东南望,直至把自己望成了“燕子”,这个情景一下子打动了,我在想,这里边一定有一个什么秘密,一个属于东南方向的秘密,一个无法言说的秘密。于是我说:“桂英,赶明儿咱上她家看看呗。”

听我这么说,正扭着屁股在院子里撵鸡上圈的桂英立即停下来,转过身,脸上挂了一个巨大的惊叹号,就像警惕你前边有交通肇事的路标,她说:“哈,外号好听,去可去不得,那是一家精神病!”

能把婆媳之间的不和归结到媳妇的鼻孔眼儿上,我自然不能相信桂英的判断,可是无论我怎么要求晚饭后去“燕子”老人家看看,她都坚决不答应。她说,“你信我的,她家真的不能去,精神病不说,那‘燕子’已经瘫到炕上五六年了。”

为了说服我,她还搬出了三黄叔。三黄叔是歇马山庄有名的专能说和事理的老人,我们上午去过他那。她说:“三黄叔已经二十多年没去过她家了,有一年,也就是‘燕子’六十多岁的时候,他在集市上看见她史家沟娘家人,那娘家人打探她的信儿,他回来去跟‘燕子’说,你猜怎么样,她说三黄叔你要没有别的事你就走吧,你说她是不是精神病!”

桂英怎么也没想到,她这么说,不但没有打消我的念头,反而刺激了我,她天天坐在门口朝东南望,她又不愿听到娘家的消息,这究竟是因为什么?

但我没有把疑问说出来,我想反正那里离她家不远,等到明天,我会自己去。我已经记住了她家的大致方位,在歇马山庄下河口的后街后边,半山坡那一家。那个晚上,因为脑袋里装着那个老人,我无心跟桂英搭话。自进了她的家门,她一直是喋喋不休,仿佛向我讲述歇马山庄故事是她的权利和义

中篇小说

燕子东南飞

务,当然也是看出我目光里的兴致——在此之前,听她讲每一个故事,我都兴致勃勃,我相信我的目光接住了她传出来的每一个球,比如她说谁家的儿子在城里当保安误伤人坐了大牢,我会立即追问是什么原因误伤了人。很显然,有了“燕子”老人这个“球”,我对任何“球”都不再感兴趣了,于是,受到冷落的桂英第二天早上,做了一件让我十分意外的事。

说意外,是说她没有给我任何暗示。在饭桌上吃早饭,她一直都在跟我讲上河口的故事,那是她答应这一天要领我去的村庄,在歇马山庄南边。她说那个村有一个叫李木生的男人真可怜,为了来借钱的表弟能在冬天里吃上水库的鱼,用自制的炸药偷着到冰上炸,结果鱼没炸着,两只手一块被炸掉。她说那表弟之所以借钱,是他刚给儿子买来结婚的电视丢了,想再买一台,可是谁知道,当李木生擎着两条棍子一样的胳膊出院回家,发现家里放着一台崭新的电视,他问这是从哪弄来的,老婆说是十几天前的一个夜里儿子抱回来的,李木生听完,气得当场就昏了过去。这个悲惨的故事确实震撼了我,它不用做任何加工就是一篇有关“亲戚”的好小说,可在当时我已经忘了小说为何物,就像我一早跟桂英从家门出来,完全忘了“燕子”老人一样。我是说,在那段回歇马山庄的日子里,我无法做到身心超然,我几乎被一个又一个沉重的故事命中。然而,就在我忘了“燕子”老人的时候,我发现我们已经拐上了昨天走过的岔道。

当我看到一个熟悉的坡上人家在向我逼近,明白了桂英对我的好意,我真的就去拍了一下滚动在桂英屁股上那个好看的球。

除了孤零零坐落在山坡上,它的外部构造,和歇马山庄

大多人家都没有什么不同,草房瓦脊,阔大的院子,门口有个柴草垛,草垛旁边有个马圈,只不过这马圈不像别人家是石砌的,而是树枝夹的。实际上,第一眼看到院子,我还是相当惊奇,它不算干净,但也绝不像桂英描述的那样脏乱,那树枝编织而成的寨子从马圈开始进院子,一溜两排,相当壮观。说壮观,是说树条是双重的,用两根横条叉开,然后树条在两根横条间又来叉去,叉出巴掌宽的厚度。这寨子编织的精密、细致,足见出主人手艺的精细、过日子的要强。可是桂英对此嗤之以鼻,小声说:“假象,都是假象!进屋你就知道了。”

拉开风门,桂英本能地往后退了一下,之后看了看我,瘦长的鼻子紧了紧。就在这时,一股刺鼻的味道扑面而来,不是臭,却比臭要难闻数百倍,仿佛是某些不同臭味的组合,是臭味的千军万马。为了表示诚意,桂英一边晃头,一边英勇献身,一头拱了进去。在看她晃脑袋的瞬间,我真的有些歉意,要不是我,没准她一辈子都不会来这里。为了表示对她的歉意,我只有憋一口气,也跟着拱进去。可是,当跟桂英越过堂屋来到里屋,看到躺在床上的老人,我完全惊呆了:这里还是一个活着的人,简直就是一具木乃伊。

直到今天,回想当时跟“燕子”老人意外的相见,还有些心有余悸。一具干尸一样的人躺在一堆乱糟糟的布单里,布单外边的炕席上,一些没有擦净的污物形成地图一样的板块,板块的一侧,有一堆脏兮兮的衣服,而另一侧,也就是她的枕边,有一只饭碗一双筷子,碗筷边有两块卷曲了叶子的葱头,一些绿头苍蝇抢命似的在那狂飞乱舞。这一切,本已够触目惊心,可是我们刚刚在屋子里站定,那干尸一样的老人突然偏过头,黑窟一样的眼睛里爬出一束光,钩子一样钩过

中篇小说

燕子东南飞

来。她钩住的本是你的眼睛,可是你却觉得心的某个地方被钩住了。她的超过正常人的警醒、敏感,让你觉得突然之间有鬼魂附上了她的身体,使我在心口一阵慌跳之后,手梢顿时通电一般,迅速发麻。我紧张,是她看上去已经是垂危之人,或者说干脆就是个死人。我不是没见过垂危之人,而是没见过这么有精神的垂危之人,没有见过还这么有精神就被遗弃了的人。在我看来,她的状态就是被遗弃。也许,她的垂危正因为她的被遗弃,可问题是她都这个样子了,还这么精神。

就在我惊恐得手梢发麻时,我听到一个声音,“回家,俺想回家。”

那声音从老人干瘪的嘴里飞出来,和眼睛里飞出的那束光有着巨大的反差,它纤细、孱弱,远不似那束光那样强烈而有力。也许,正因为她已经发不出强烈的声音,才要射出那样钩子样的光,来钩住你。然而正是这纤细、孱弱的声音,让我有种被命中的感觉。我是说,在我这里,这声音和那束光拥有同样的力量。它告诉我,这是老人苍老生命的唯一期盼,在她的屋子没有几个人搅动的日子,她要抓住每一次有人来的机会。

用手驱赶着眼前的苍蝇,我往前凑了凑,并无奈地吸了口臭气,因为我实在憋不住了。尽管我仍然有些害怕,但还是被心底的某种愿望驱使,我想说,“那就回一次家嘛,你的家在哪里?”可是还不等我张嘴,桂英就大声嚷道:“这就是你家,你还回什么家?”

许是被桂英尖锐的声音吓着了,老人眼里的那束光迅速收缩,很快,就断电般消失了。我看了看桂英,我的意思是,你怎么能这样跟老人说话?

可是桂英对我毫不理会,依然大吵大叫,“你不是就躺在家里吗,还回什么家?纯粹是老疯了,你这个疯燕子。”桂英的语气,仿佛之所以领我来这里,就是为了来发泄、来教训,这让我迅速收回了门外曾经萌生的对她的歉意,就像那老人收回那束强有力的光。我不再看她,独自往老人跟前凑了一下,用柔和的声音跟老人说:“你想回娘家是吗,你就是想回一趟娘家是不是?”

可是令人气恼的是,老人再也没了反应,她深窟一样的眼底从此干枯的深井似的静止了不动了,那黑漆漆的样子让你怀疑是否还有过刚才的一瞬。这真让我着急。她简直就是桂英的同谋,在充分证明桂英对她判断准确的同时,坚定不移地告诉我“她是个精神病。”

有了这样的证明,桂英并没善罢甘休,从老人家里出来,进一步说道:“一辈子没回过娘家,都瘫了,都不能动了,想起回家,不是精神病是什么?!”

一辈子没有回过娘家,老了老了想起回家,这句话远比“一辈子坐在门口望燕子”更能打动我。我的母亲都已经八十八了,她的娘家只剩下几个侄子,在离小镇二十里路的山沟里,可是每年过年,都让我的大哥开车送她回家。我常常开玩笑讽刺她,“还回家,人家连顿饭都不留你吃,叫什么家!”可是不管我怎么说,她都坚定不移。很显然,那老人所指的家不是她居住的家,而是她的娘家。人生是个圆,她老了老了,又回到了童年,她想回到童年的家里看看。没准,她一年到头坐在门口望燕子,就是望她的娘家。可是,当我把这个想法说出来,正气愤地扭着屁股走在前边的桂英马上扔出句:“人和人是不一样的,都是妈,这妈和妈也是不一样的,不能拿你妈来

中篇小说

燕子东南飞

比她！”

不知是因为想到母亲有些激动,还是“燕子”老人的样子让人难过,还是桂英的话叫人生气,反正,迈出“燕子”老人家院子时,我能感到我的眼角有潮湿的东西往外涌。并且,因为这涌动,我的嘴里蹦出了要多生硬有多生硬的话。我说:“就是不一样,也有不一样的道理,你不能那样对一个老人,她为什么一辈子不回家,为什么无论冬夏都要坐在门口望,好,就算她精神不正常,可她为什么精神就不正常?”

我的反应之迅速,之激烈,不过是因为某种情绪,可是我的话,不但把桂英戳在那里,也把自己戳在那里。我把桂英戳在那里,是语气太生硬了;我把自己戳在那里,是被自己问住了,是啊,她为什么精神不正常?

问出这句话之后,桂英身后的那只球再也不动了,它静静地悬在那,仿佛一个巨大的问号,仿佛在反问,“我哪里知道?”关键是,我从她看我的目光里,看到一个可怕的东西,那就是,在她看来,我也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。

二

在那段走访歇马山庄的日子里,不管是在桂英眼里还是在乡亲们眼里,我都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,我纠缠在“燕子”老人的故事里,纠缠得毫无道理。那一天,我冲桂英说那样生硬的话之后,桂英又领我去了水库下游的洼地,见了老人的儿子燕老大。她引我去见老人的儿子,自然是为了再次向我证明她话的正确,从而彻底打消我的纠缠。可是我在见了老人儿子之后,依然没有放弃我的愚蠢的好奇。

那是一个看不出实际年龄的男人，个子很矮，目光怯懦，脸上的褶子如同洼地边的沟谷，尤其是脑门，他的脑门上有三道深深的抬头纹，那抬头纹纹路里现出的比目光还怯懦的沟痕让人看了心里发紧。见到他时，他正坐在洼地沟谷边放马。桂英是在打听了一下河口几个人之后才最后找到他的。桂英一路打听时，村里人向我们投来奇怪的目光，一个在水库下游捞沙子的老者听说我们找燕老大，现从沙滩跋涉出来，眯着一双昏花的老眼把我们——尤其是我，上上下下好一顿看，许久，才朝上边指了指。那样子好像我是罕见的怪物，是外星人。

实际上，当我们朝着老者指的方向，远远地看到那个在一块包米地的沟谷边放马的男人，桂英再就没动一步。她的意思很明显：要去你自己去吧，我在这等你。我自然是愿意自己去的，在桂英冲“燕子”老人呜呜嗷嗷叫着的时候，我就想要是单独行动该多好，那样我至少可以自己操纵局面。可是临了，她真的放我独行，我却有些紧张。

夏天的田边十分静谧，没有风，没有蝉的鸣叫，蝉全躲在了水库后边的山上，就像风躲在了山后边的树林里。我想，在那个上午的沟谷边，在燕老大那里，我的到来，不是一阵风，我的话语，也不是一只蝉的鸣叫，因为燕老大见到我大惊失色，仿佛我是一个准备偷袭他的敌人。

在沟谷边向他走近的途中，我心中蓄满了很多问题，比如他母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念叨回家的，比如在他记事之后，她到底回没回过家。再比如史家沟在他家的什么方向，是不是东南，是不是他母亲一年四季坐在门口望的方向？我的所有问题，都是关于他母亲的问题，因为在从他家院子走出

中篇小说

燕子东南飞

来的路上,桂英已经简略向我讲述了他的身世:他是他母亲唯一的儿子,他还有个妹妹嫁到岫岩乡下也死在岫岩乡下,他娶了个本村的老婆也在他们结婚三年之后,跟他吵了一架服毒自杀,从此他就再没娶过,撇下一个女孩倒是被他的母亲抚养大,可是她在十八岁那年到外面盐场干活再就没回来,有的说跟一个黑龙江的盐贩子跑了,有的说就嫁在水库后边的腰子岭,到底怎么回事,不知道。

尽管准备充分,可是当在沟谷边一点点挨近他,那些问题竟然像受惊的麻雀一样,扑棱棱飞走了。我的惊吓自然来自他的惊吓,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年不再有人理睬他,也不知道歇马山庄的人们平时见他是什么样子,反正见我挨近,他眼睛里的惊恐就像一只麻雀看到一只鹰。问题是,是惊恐使他刚才还是怯懦的神情突然消失,而另一种类似警觉、不安的神情在他额上的纹路里横向弥漫。在现实的生活中,在此之前,我还从来没有看到有人对我感到恐惧,我也就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情景的尴尬,我只叫了声“大哥”,再就说不出来任何话来。

我说不出口,但我并没有扭头离开。我站在草地上,看着对面一动不动的庄稼。我寄希望从它们的叶片上找回一些什么,其实是找不回的,大凡这样的时候,想从尴尬的局面中逃脱出来,反而会愈发尴尬。因为庄稼的叶子就是庄稼的叶子,它随风摇曳时除了把你的思绪弄乱不会有任何作用。然而这一天确实有所不同,看着看着,我似乎真的看到了什么,它不是在叶子上,而是在叶子与叶子之间。在叶子与叶子之间那些幽暗的深不可测的空间里,我看到了“燕子”老人一点点熄灭下去的眼神,这时,当我在叶子与叶子之间看到老人的眼